

余光中 讲梵高

追寻生命

Vincent van Gogh

余光中

著 | 荷文森特·梵高——绘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余光中讲梵高

追寻生命

余光中 著
——
[荷] 文森特·梵高 绘

VINCENT
VAN GOGH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余光中讲梵高：追寻生命 / 余光中著；(荷)文森特·梵高绘. --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1

ISBN 978-7-5596-2822-0

I. ①余... II. ①余... ②文...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65622号

余光中讲梵高：追寻生命

项目策划 紫图图书 ZITU®

监 制 黄 利 万 夏

著 者 余光中

绘 者 [荷]文森特·梵高

选题策划 阅享文化 

责任编辑 咎亚会 夏应鹏

特约编辑 曹莉丽 虞 岚 孙 建 李 凯

装帧设计 紫图图书 ZITU®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天津联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80千字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18.5印张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2822-0

定价：99.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纠错热线：010-64360026-103

余光中

Yu Guangzhong

1928年生于福建永春，散文家、诗人。

他少年成名，20岁便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他的文笔优雅瑰丽，在往后将近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承接着中国文坛最耀眼的光芒。

在人间，他一生都与梵高有着深深的羁绊。1990年，他远渡万里，只为在荷兰完成那场迟来了一个多世纪的灵魂之约。

在艺术领域，梵高笔下那星光月晕的交辉，照耀了他此生无法明说的情愫；那既非天文也非地理的宗教幻景，对他而言就像是一场睁眼的美梦。

他沉醉于热烈而悲壮的明黄，向往着化身葵花，于是在诗中写下——“昂不垂之头，去追寻一个高悬的号召”。

在其逝世之后，懂他的人为“人间失余”而哀恸，却也为两个寂寞的灵魂终能在天堂相遇而欣喜。

文森特·梵高

Vincent van Gogh

荷兰后印象派代表画家，1853年生于荷兰南部布拉邦特。

他的艺术生涯无比短暂，年近30开始学画画，37岁便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一生平凡，生前只卖出过一幅画，得到了400法郎，但在身后，他的画作的价值，却已超过了一个小国的财富总量。

梵高活着的时候，贫穷、孤独，不容于世。当他死去，世界才幡然醒悟，报之以遗憾的惊叹。

于梵高自己而言，那荒诞而绚烂的画作，其实只是在向世界传递一个讯号：每一个寂寞的人，生命里一定要找到一只关切的耳朵。

若说人类艺术史上创造奇迹的人都是天才加精神病，那么梵高在此之外至高无上的价值，则是他终其一生只为艺术殉道的伟大人格。

1990年，余光中远赴荷兰，只为了赴梵高的百年大展之约。在那次大展中，余光中先生用他的文字向世人诠释了梵高画作中所蕴含的美学奥秘，同时也让国人真正全面地认识了这位举世闻名的天才加疯子。

从《博里纳日矿区》到《吉诺夫人》，再到《向日葵》《星光夜》《麦田群鸦》，本书共收录了两百余幅梵高的原创高清画作。而作为中国首位翻译《梵高传》的文学大师，余光中先生更是凭着他对梵高全面而独特的理解，将梵高画作进行了兼具感性与理性之美的解读。

余光中与梵高虽各处于不同的艺术领域，但却有着相同的艺术感知。余光中先生绚烂多姿的文字与梵高奇幻瑰丽的画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他的笔下，梵高的坎坷人生与其背后的艺术灵魂被呈现得淋漓尽致。同时更让世人看到，哪怕如梵高这般才情艳艳的天才艺术家，其一生所渴求的，也不过是一个认同的眼神、一只倾听的耳朵。



爱读：每天为您
分享好书、精选书摘！

责任编辑：胥亚会 夏应鹏

监 制：黄 利 万 夏

选题策划：阅享文化

特约编辑：曹莉丽 虞 岚 孙 建 李 凯

封面设计：紫图图书 ZITO®

紫图官方微博：@紫图图书

团购电话：010-84798009

天猫商城紫图图书专营店：<http://ztts.tmall.com>

网上试读更多紫图超清晰电子书

获取新书信息，邮购，投稿，为图书纠错，请登录：

紫图官网：<http://www.zito.cn>

联系电话：010-64360026-103





前言

本书所承载的，是绘画与文学领域中两个伟大而有趣的灵魂。其中一个，用他的绘画呈现了一个别样而灵动的世界，就是我们的画作主角——文森特·威廉·梵高。本书一共收录了梵高一生六大时期总共 232 张图画（包含集合页），时间跨度为 1880 年年末至 1890 年，这短短的十年囊括了梵高这一生仓促而丰富的艺术时光，梵高也因为这十年而在往后一个多世纪的时光中，被全世界的人们广为传颂。

在梵高短短 37 年的人生中，他穷困潦倒，受尽世俗的冷遇与摧残。十年作画，却只卖出过一幅画作，收获了 400 法郎。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与疯病苦苦搏斗，为人间留下了艺术的崇高与辉煌。本书根据梵高一生的创作时间与地域转换，划分出了荷兰前期、荷兰后期、巴黎时期、阿罗时期、圣瑞米时期和奥维时期等六大时期来加以不同的主题配色。荷兰前期的玫红代表青年梵高那段浪荡轻浮的生命状态；荷兰后期的棕黄承载了梵高在博里纳日矿区悲怆的宗教情怀；巴黎的鲜红意味着精神的悸动与活跃；而阿罗灿烂的明黄，则是其一生艺术灵魂最猛烈的绽放；及至圣瑞米的青绿，所呈现的是这个饱受苦难的灵魂试图回归平和的渴望；而最后奥维时期的深蓝，则代表了人间已无眷恋，画家灵魂的最终超脱之地，只在那辽阔天际之上的神圣天堂。全书画作均为高清原画扫描，也将梵高许多极具故事性的、此前国内出版物极少涉及

的画作增加到了其中，充分诠释了梵高悲抑的坎坷人生及其绚丽的艺术灵魂。

本书的另一个文字主角是国内著名文学大师——余光中。从梵高离世到余光中出生，这之间相隔了 38 年的时光，而在跨越了半个多世纪后的岁月里，余光中作为国内首批翻译《梵高传》的译者，他引导中国人第一次用一种全面而感性的眼光来认识了这位举世闻名的疯子加天才。余光中先生对于梵高的认知与欣赏世人皆知，余光中先生逝世后不久，人们便在其遗世的诗句中看到了他灵魂的归属——“去追寻一个高悬的号召”。这样的号召，就像艺术之于梵高，梵高之于余光中一样，是艺术灵魂的悸动与共鸣。世间寂寞的人，最需要一只关切的耳朵去静静倾听，这种倾听穿越了时空，哪怕现实中无缘，它最终也会牵引着两个灵魂在天堂相遇！

为了让读者能够提纲挈领地快速了解梵高画作背后的艺术内涵，本书还搭配有梵高画作的相关说明性文字——背景介绍与图注。本书中，所有画作信息及资料的考证，均源于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华盛顿国家博物馆、克洛勒-穆勒博物馆、圣彼得堡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全球顶尖博物馆的馆藏资料和研究成果，极具收藏价值。

代序 破画欲出的淋漓元气

——梵高逝世百年回顾大展记盛

一百年前，荷兰大画家梵高在巴黎西北郊外的小镇奥维，写信给故乡的妹妹维尔敏娜（Willenmina Jacoba van Gogh），说他为嘉舍大夫画了一张像，那表情“悲哀而温柔，却又明确而敏捷——许多人像原该这样画的。也许百年之后会有人人为之哀伤”。

梵高写这封信时，在人间的日子已经不到两个月了。那时候，他只卖掉一幅油画，题名《红葡萄园》，而论他的画评也只出现了一篇。在那样冷漠的岁月，他的奢望也只能寄托在百年之后了。可是他绝未料到，一百年真的过去后，他的名气早已超过自己崇拜的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而他的地位也已凌驾米勒（Jean-François Millet）而直追本国的前辈伦勃朗（Rembrandt Harmenszoon van Rijn）。绝未料到，他的故事会拍成电影，谱成歌曲，他的书信会译成各国文字，他的作品有千百位学者来撰文著书，为之解说。绝未料到，生前无人看得起，身后无人买得起，他的画，在拍卖场中的叫价，会压倒全世界的杰作，那天文数字，养得活当年他爱莫能助的整个矿区。绝未料到，从他的生辰（3月30日）到他的忌日（7月29日），以“梵高画作回顾展”为主题的百年祭正在他的祖国展开，热浪汹涌，波及了全世界的艺坛，包括东方。更未料到，安贫乐道的艺术苦行僧，在以画证道，以身殉道之余，那样高洁光灿的一幅幅杰作，竟被市场竞相利用，沦为装饰商品的图形。

荷兰曾经生他、养他、排斥过他再接纳他。法兰西迷惑过他又开启过他，关过他又放过他，最后又用她的沃土来承受他无助的倦体。如果在百年的长眠之后，那倦体忽然醒来，面对这一切歌颂与狂热，面对被自己的向日葵与麦浪照亮的世界，会感到欣慰呢还是愕然，还是愣愣地傻笑？其实那一具疲倦的躯壳，早已没有右耳，且被寂寞掏空，被忧伤蚕食，被疯狂的激情烧焦，久已还给了天地。他的生命，那淋漓充沛的精神，早已一灯传千灯，由燃烧的画笔引渡到一幅又一幅的作品上去了。想想看，这世界要是没有了阿罗时期那些热烘烘黄艳艳的作品，会显得多么贫穷。用一个人的焦伤换来令世界喜悦，那牺牲的代价，签在每一幅杰作上面，名叫文森特（Vincent）。直到1948年，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修画师皮士（Murray Pease），在检查梵高的“柏树”组画时，还发现其中的一幅颜料并未干透，用指甲一戳，仍会下陷。这当然还是指的物质现象。但是在精神上，梵高的画面蜿蜒淋漓，似乎仍湿着十九世纪末那一股元气。

梵高的生平

1853年3月30日，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出生在荷兰南部布拉班特省的小镇崇德（Zundert, Brabant），接近比利时的边界。父亲西奥多勒斯是一位不很得志的牧师，父子之间也不很亲近。文森特的孺慕之情寄托在母亲的身上，可是他觉得母亲对他不够关怀。在他前面还有个哥哥，也叫文森特，比他整整大一岁，也生在3月30日，一生下来就死了。母亲恸念亡儿，心有所憾，对紧接的下一胎据说就专不了心，这感觉成了梵高难解的情结，据说还经常在他的画面浮现。

在两个弟弟和三个妹妹之间，跟文森特最亲的是二弟西奥（Theo van Gogh），三妹维尔敏娜。此外他对家庭并不十分眷恋，对父亲更是心存抗拒。叔伯辈里有三个画商，生意做得不小，和文森特却有代沟。

尽管如此，梵高一生的作为仍然深受家庭的影响。身为牧师之子，他的宗教热忱可说其来有自，二十二岁起便耽于《圣经》，二十四岁更去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准备神学院的入学考试，未能通过。他立刻又进布鲁塞尔福音学校（Académie royale des beaux-arts de Bruxelles），训练三个月后，勉强派去比利时的矿区传道。从1878年的11月到翌年7月，他和矿工同甘共苦，不但宣扬福音，而且解衣推食，灾变的时候更全力救难，成了左拉听人传说的“基督再世”。从1875年到1879年，梵高的宗教狂热高涨了四年，终于福音教会认为他与贱工打成一片，有失体统，开除了他。

在失业又失意之余，梵高将一腔热血转注于艺术，认真学起画来。他开始素描矿工，临摹米勒，自修解剖与透视。也就在这时，任职于巴黎古伯画店的弟弟西奥，被他说动，开始按月寄钱给文森特，支持他的创作生涯。

从宗教的奉献到艺术的追求，1880年是梵高生命的分水岭，但其转变仍与家庭背景有关。梵高是牧师之子，也是三个画商的侄儿，曾在海牙、布鲁塞尔、伦敦、巴黎的古伯画店工作，接触艺术品从十六岁就开始了。最直接、最重大的因素当然还是有西奥这么一个弟弟。从1880年到1890年，整整十年西奥一直在巴黎的古伯分店任职，不但汇钱，还寄颜料及画具给他。何况那时的巴黎，艺坛缤纷多姿，真是欧洲绘画之都，西奥在这一行，当然得风气之先，大有助于哥哥的发展。要不是弟弟长在巴黎，梵高也不便在巴黎长住。要不是弟弟在画店工作，梵高也很难广交印象派以至后期印象派的中坚分子。而没有了巴黎这两年的经验，没有了这转型期间的观摩、启发与贯通，他就不可能顺利地接生阿罗的丰收季。

梵高一生匆匆，只得三十七年。后面的十五年都在狂热的奉献中度过：前五十年献给宗教，后十年献给艺术。二十七岁那年，他放弃宗教而追求艺术，表面上是一大转变，本质上却不尽然。他放弃的只是教会，不是宗教，因为他对教会灰

了心，认为凭当时腐败的教会实在不足以传基督之道。他拿起画笔，是想把基督的精神改注到艺术里来；隐隐然，他简直以基督自许。他在给西奥的信里说：“米勒有福音要传；我要请问，他的素描与一篇精彩的布道词有什么两样呢？”梵高对基督的仰慕见于给西奥的另一封信：“他活得安详，比一切的艺术家的更成其为大艺术家；他不屑使用大理石、泥土、颜料，只用血肉之躯来工作。”梵高自觉和基督相似，不但一生的事业起步较晚，而且大限相迫，来日无多。基督传教，三十岁才开始。梵高在那年龄竟对弟弟宣称：“我这一生不但习画起步恨晚，而且可能也活不了多久……也许是六到十年。”他果真仅仅再活了七年。这不是一语成谶，而是心有所许。在艺术和身体之间，他宁可牺牲身体，因为身后还有艺术。所以他告诉弟弟：“谁要是可惜自己的生命，终会失去生命，但是谁要不惜生命去换取更崇高的东西，他终会得到。”

梵高是现代艺坛最令人不安的性情中人。传记家、艺术史家纷纷窥探他的童年，想用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显微镜找出什么“病根”或“夙慧”，结果：“与常童无异。”几乎所有的传记都不得不从二十岁开始，因为直到那时他的生活才“出了状况”，性格才开始“反常”，那是在1873年夏天，梵高在古伯画廊的伦敦分店工作。他单恋房东太太的女儿爱修拉·罗叶（Eugénie Loyer），求婚被拒，失意之余，情绪转恶，乃自放于社会之外，在画店的工作也失常起来。其后两年之中，他两度被调去巴黎分店。1876年年初，他终于被店方解雇，结束了七年的店员生涯。

这时梵高的宗教亢奋已经升起，从1875年到1879年，四年之间信心高扬。开始他去英国的小镇蓝斯盖特（Ramsgate）与艾尔华斯（Isleworth Ait）教学童，并且间歇布道；然后回到荷兰，去艾田（Etten）的新家探望家人，又去多德雷赫特（Dordrecht）任书店的伙计。1877年5月到次年7月，为了阿姆斯特丹神学院的入学试，他苦读了几近一年半。落榜之后，又去布鲁塞尔的福音学校受训，

终于于 1878 年年底去比利时南部的矿区做了牧师。

梵高在号称“黑乡”的矿区一年有半，先是摩顶放踵，对矿工之家的布道、济贫、救难全心投入，真有救世主的担当。后来见黜于教会，宗教的狂热便渐渐淡了下来。满腔的热血在艺术里另找出路，就地取材，便画起矿工来。这时正是 1880 年，也是梵高余生十年追求画艺的开始。这十年探索的历程，以风格而言，是从写实的模仿自然到象征的重造自然；以师承而言，是从荷兰的传统走向法国的启示而归于自我的创造；以线条而言，是从凝重的直线走向强劲而回旋的曲线；以色彩而言，则是从沉褐走向灿黄。但是若从地理着眼，则十年间的行程就像一记加速的回力球，自北而南，从荷兰打到巴黎，顺势向下飞滚，猛撞阿罗之后，折射圣瑞米，再一路反弹到奥维，势弱而止。这过程，一站短似一站：荷兰是五年，巴黎是两年，阿罗是十五个月，圣瑞米整整一年，奥维，只有两个多月。

荷兰时期（1880 年—1886 年）是他的成长期，为时最久。在这期间，他从炭笔、钢笔等的素描、水彩、石版，一直摸索到油画。题材则人像与风景并重，也有静物；人像最多农人、渔人、矿工、织工、村妇等贫民，绝少“体面人物”。手法则笔触粗重，色调阴沉，轮廓厚实而朴拙，在荷兰写实的传统之外，更私淑法国田园风味的巴比松派，并曾受到他姐夫名画家安东·莫夫（Anton Mauve）的指点。1885 年的《食薯者》是此期的代表作。

五年之中，梵高先后住在艾田、海牙（Hague）、德伦特（Drenthe）、努能（Nuenen）和比利时的安特卫普（Antwerp）。他需要爱情，跟女人却少缘分，谈过两次恋爱，都不成功。前一次在艾田，是追求守寡的表姐凯伊，被拒。后一次则是在努能，带点被动地接受邻家女玛歌的柔情，但在家人的反对下，玛歌险些自杀而死，以悲剧收场。中间还夹着一个妓女克丽丝汀，做他的模特儿并与他同居，几达两年之久，终于在西奥的劝告下分手。他跟父亲的关系始终不和；1885

年年初，以他为憾的父亲突然去世。

巴黎时期（1886年2月—1888年2月）是梵高的过渡期，也是他艺术的催化剂。不经过这阶段，梵高就不能毅然挥别荷兰时期的阴郁沉重与狭隘拘泥，而没有这两年的准备与调整，忽然投身于法国南部的灿丽世界，就会手足无措，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来接生这光华逼人的壮观。1886年的巴黎，印象主义已近尾声，使用点画技巧的新印象主义继之兴起。调色板的革命使北方阴霾里闯来的红头傻子大开眼界，不久他的色彩与线条也明快起来。凭了西奥的人缘，梵高结交了印象派与后期印象派的主要画家，而劳特累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高更（Paul Gauguin）、修拉（Georges Seurat）等最有往还，也颇受他们的启发。高更用粗线条强调的轮廓和大平面凸出的色彩，修拉用不同原色并列而不交融的繁点技巧，日后对梵高的影响很大。另一方面，笔简意活而着色与造形都趋于抽象的日本版画，这时已经风行于法国画坛，也提供他新的手法，甚至供他临摹。《老唐基》《梨树开花》等作都可印证。

在巴黎的两年，面对纷然杂陈的新奇画风，梵高忙于吸收与消化，风格未能稳定，简直提不出自成一家的代表作。1888年2月，他接受了劳特累克的劝告，摆脱一切，远走南方的阿罗（Arles）。这一去，他的艺术生命才焕发成熟，花果满树，只待他成串去摘取：八年的锻炼，准备的就是为此一刻。

阿罗是普罗旺斯（Provence）的一座古镇，位于隆河三角洲的顶端，近于地中海海岸，离马赛（Marseilles）和塞尚（Paul Cézanne）的故乡艾克斯（Aix-en-Provence）也不远。普罗旺斯的蓝空与烈日、澄澈的大气、明艳的四野，使梵高亢奋不安，每天都要出门去猎美，欲将那一切响亮的五光十色一劳永逸地擒住。这是梵高的黄色时期：黄腾腾的日球、黄滚滚的麦浪、黄艳艳的向日葵、黄荧荧的烛光与灯晕，耀人眼睫，连他在拉马丁广场（Lamarten）租来的房子也被他漆成了黄房子，然后对照着深邃的蓝空一起入画。有时，在人像画的背景上，例如

《阿罗女子》，也渲染了整片武断的鲜黄。有时，为了强调黄色，更衬以邻接的大蓝，一冷一热，极尽其互相标榜。有时，意犹未尽，更夜以继日，把蜡烛插在草帽上出门去作画。在这时期，他一共作了两百张画，论质论量，论生命律动的活力，都是惊人的丰收。

然而阿罗时期不幸以悲剧告终。梵高对人热情而慷慨，常愿与人推心置腹，甘苦相共，然而除了弟弟之外，难得有人以赤忱相报。他的爱情从不顺利。在同性朋友，尤其是画友之间，他一直渴望能交到知己。在巴黎的时候，他曾发起类似“画家公社”的组织，好让前卫画友们住在一起，互相观摩，售画所得则众人共享。这计划当然没能实现，可是梵高并不死心。他在阿罗定居之后，再三力邀高更从布列塔尼（Bretagne）南下，和他共住黄房子，同研画艺。高更个性外倾，自负而专横，善于纵横议论，对梵高感性的艺术观常加挖苦。梵高性情内向，不善言辞，虽然把高更当作见多识广的师兄来请教，却也坚持自己的信念，为之力争。这样不同的两种个性，竟然在同一屋顶下共住了两个月，怎么能不争吵？梵高的癫痫症酝酿已久，到此一触即发。一天夜里，他手执剃刀企图追杀高更，继又对镜自照，割下右耳，送给一个妓女。

结果是高更回了巴黎，梵高进了医院。这是1888年圣诞前后的事。弟弟从巴黎赶来善后，但不久癫狂又发了两次，在镇民的敌对压力下，梵高同意搬到二十五千米外圣瑞米镇的圣保罗修道院去疗养。于是从1889年5月到次年5月，展开了梵高的圣瑞米（Saint Rémy）时期。

他在山间那座修道院疗养了整整一年，其间发病七次，长者达两个月，短者约仅一周。清醒的日子他仍努力作画，题材包括病院内景、以柏树为主的院外风景、自画像等，并且临摹了伦勃朗、德拉克洛瓦、米勒、杜米埃（Honoré Daumier）等的三十幅作品。此时他创作不辍，固然是为继续追求艺术，也是为了对抗病魔，借此自救。1890年1月，青年评论家奥里埃（Albert Aurier）在《法国水

星杂志》(*Mercure de France* 后更名为《法国信使》)上发表短文,称颂梵高的写实精神和对于自然与真理的热爱。同时西奥生了一个男孩,并且追随伯父,取名文森特。3月间,梵高在阿罗所作的画《红葡萄园》在布鲁塞尔的“二十人画展”中售得四百法郎,这些好消息都令梵高振奋。同年5月,他北上巴黎。经西奥的安排,他去巴黎西北郊外三十千米的小镇奥维(*Auvers sur Oise*)接受嘉舍大夫(*Dr. Paul Fernand Gachet*)的看顾。

奥维时期从1890年5月21日到7月29日,充满了回声、尾声。梵高仍然打起精神勉力作画,但是昔日在普罗旺斯的冲动已不再:画面松了下来,色彩与线条都不再奋昂挣扎了。余势依然可见——《嘉舍大夫》《奥维教堂》《麦田群鸦》三幅为本期代表作,也都是公认的杰作。7月1日他曾去巴黎小住,探看弟弟、弟媳和侄儿文森特,并会见老友劳特累克与为他写画评的奥里埃。回到奥维,他的无奈和忧伤有增无减,只觉得心中的画已经画完,癫病却依然威胁着余生,活下去只有更拖累弟弟。7月27日下午,他在麦田里举枪自杀,弹入腰部,事后一路颠簸回到拉雾酒店。嘉舍大夫无法取出子弹。次日西奥闻耗赶来,守在哥哥的床边。文森特并未显得怎么剧痛,反而静静抽他的烟斗。第三天凌晨,他才死去。临终的一句话,一说是“人间的苦难永无止境”,一说是“但愿我现在能回家去”。

文森特·梵高是死了,但是两兄弟的故事尚未完结。文森特死后,西奥悲伤过度,百事皆废。他唯一关心的是如何宣扬哥哥的艺术,便去找奥里埃,请他为文森特写传。奥里埃欣然答应,尚未动笔,两年后却生伤寒夭亡,才二十七岁。西奥为了文森特的回顾展到处奔走,事情未成,却和古伯画店的雇主发生争吵,愤然辞职。突然,他也神经失常起来。开始还只是糊涂,后来疯得厉害,不得不加囚禁。其间他一度清醒,太太带他回去荷兰,他又陷入深沉的抑郁,不再恢复。1891年1月25日,哥哥死后还未满半年,弟弟也随之而去,葬于荷兰,年